# 明季北略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 崇禎十一年戊寅

## 天帝降乩

正月翰林及都察院接出聖上平臺詔。百官起大數問天下事。仙降云。九九氣運遷。涇水河邊。消水河邊。投秦人楚渦幽燕。兵過數番。寇過數番。擄奪公卿入長安。軍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相抛閃。家家皇天。人火火皇天。大水瀰瀰失秦川。流寇數載即息。紅頂

又將發癎虎兎之間干戈亂龍蛇之際是荒年聖上
又問元帝書云等閑不冒闖漢朝將相在眼前

張任學改總兵

戊寅二月河南巡按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河南先是任學覩得巡撫且欲薦丹陽知縣張放因極詆諸鎮兵不足恃盛稱文吏有奇才可禦寇及承旨命實大沮悔請被逮

城蘆溝

二月城蘆溝名拱極城太監督役掠途人受工民力

爲僞城既成向北北京一門題額曰順治門向保定一門題額云永昌門燬之前定如此異矣

去京四十里西南有盧溝河本桑乾河也俗又呼渾河有橋跨盧溝河上爲盧溝橋金明昌初建盧溝曉月爲京師八景之一所城即此至于掠途人興工民力竭矣况是歲十月高起潛兵敗于盧溝橋者無其人雖有堅城亦安足恃哉

黃道周經筵奏對

三月上御經筵畢召諸臣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少

屑黃道周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近來人才遠不及古况摧殘之後必深加倍養又曰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按形勢隨賊奔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甯錦三協師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剿寇之用也庶子黃景昉請宥鄭三俊上曰三俊蒙狥雖清何濟曾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麒亦上言鄭三俊清節上因釋之三俊爲司寇撤衣一筐幾烟不給以擬獄輕得罪上亦素知之故得放

請

曾就義兵食對

戊寅三月上御左順門召考選諸臣問兵食計曾就義對曰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卽稍從加派以濟軍興未爲不可上拔第一未幾卽有剿餉練餉之加

道周謂餉不煩剿求就義則云加派濟軍君子小人義利之分如此然就義一言收衆卽拔第一忠嚮好尚可知矣

楊嗣昌論熒惑

戊寅四月巳酉丑刻熒惑去月僅七八寸過至尾初度漸入心宿兵部尚書楊嗣昌上言古今變異月食五星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昔漢元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明帝永平二年日食火星皇后馬氏德冠後宮明帝圖畫功臣于雲臺唐憲宗元和七年月食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降宋太祖太平興國三年月掩熒惑明年興師滅北漢遂征契丹逾年兵敗今者月食火星猶幸在尾

內則陰宮。外則陰國。皇上脩德召和。必有災而不害者。給事中何楷糾之。言古人謂月變脩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熒惑。誠欲脩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若脩刑。楊嗣昌縷縷援引。出何典記。其言款塞者。欲借以伸通市之說也。其言元和者。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者。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附會誠攻。矯誣實甚。至所述永平皇后等語。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臣更不知其所指矣。嗣昌復疏自理。但言科臣以危機中臣。不復及通市招撫事。戶

部主事李鳳鳴亦言火星逆行常而非變給事中解學尹糾其詒然實考嗣昌所引年月俱謬

按紀畧四月十六日己酉夜熒惑去月僅七八寸至曉逆行尾八度掩于月至五月初五日丁卯在熒惑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云云予少時每夕見月角一星煖而赤相距五寸許竊疑何若是之近越三日仰觀如故或語予云此星在月上大不佳當主天下亂予心誌之

何楷劾嗣昌忘親

六月以楊嗣昌入閣辦事仍署兵部。七月嗣昌母服闋。五月有旨嗣昌大祀大殿暨傳制頒詔諸大典不與朝講召見如常服隨班給事中何楷劾嗣昌忘親上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閣員止及詞臣資序上不允命并及在籍守制者盡嗣昌爲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爲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黃道周上言朝廷即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奪不祥之人上不懌

黃道周平臺抗辯

七月召羣臣于平臺上問黃道周曰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議利臣心爲國家不爲功名自信其無所爲上曰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道周對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非私也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許其

仁上怒其强說道周又極詆楊嗣昌嗣昌奏曰臣不
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疏而明旨廹切道
周學行臣實企仰之今謂不如鄭鄤臣始歎息絕望
鄤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鄭鄤何言綱常也道周
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鄤上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
察何敢爲此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
行僻而堅言偽而辯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
欺世盜名臣無此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
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

耳叱去道周叩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之前諂諂而諛者爲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上怒甚嗣昌乞優容之上曰朕亦優容多矣諸臣退上召回論以毋黨同伐異宜共脩職業翰林院脩撰劉同升編脩趙士春給事中何楷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劾楊嗣昌俱謫調有差

張縉彥論兵情賊勢

戊寅三月戶部主事張縉彥上言臣任清澗知縣干

兵。請賊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秋夏。而賊之失時在冬春。昔大賊王嘉允破河西據其城。曹文詔奪門斫殺。而嘉允殲。李老柴破中都據其城。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擒。神一元破甯塞據其城。左光先等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據其城。王承恩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其死也。過天星老回回混十萬等所破城邑無算。官軍未至。旋即奔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賊。故緩死

也。賊入晉豫分頭成部，自秦及汝雒以至江北無慮不被賊。竟賊眞有數十百萬，盡分股以[illegible]其黨牽制我兵，故見多也。前總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棧道關，正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致敗，不可復取。古人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間芻糧盡在場圃，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則光易，故時有利有不利也。今欲破賊，惟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爲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賊

賊雖衆大都觀望其先倡者不過一二支故盡一股
則論賞不必再奉叙縱一股即論罰不許報級塞
責誠如此賊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上是之
抵掌而談情勢不減伏波聚米圖賊在目中矣雖
末路敗名而其言不可廢也十九日下午筆

陝賊剿降略盡

五月奪總督洪承疇尚書銜仍以侍郎總督左光先
曹應蛟並奪五級限五月盡賊平八月承疇報陝西
賊剿降略盡命出關向河南湖廣

限五月盡賊而八月卽盡何其速也維時賊分流半天下曷嘗勦除盡之乎不過走犯他方耳上以速期而下卽以速應大抵然矣 六月二十日筆

豫楚履捷

戊寅正月巡撫常道立奏賊犯鄖州樊峨周王八坐總理熊文燦報賊犯英山台九路之兵會勦賊從德黃一路潛遁楚撫俞應桂遠間豫撫常道立招撫闖塌天等闖塌天本名劉國能性頗孝就撫乃奉其母命也晉撫宋賢奏混十萬等賊乘虛窺渡攻剋五踏

扢等寨攻圍陝州等處官兵禦卻之賊拔營遁二月官兵三戰三捷敗賊于鎮平縣生擒草上飛獨腳虎等斬扒天虎等四人賊渡河閻光山等處結連曹操及托天王整世王混世王十天王紫微星過天星飛虎八家大賊乘商城固始界欲上顏霍等處爲度賊計太監盧九德分布官兵迎擊大敗賊于山石橋擒賊抵地虎黑旋風等三月巡道張天經又敗賊于黃龐店斬獲無算招降賊首飛天師等五月總兵左光先又三敗賊于大寨地方六月陳永福又大敗之

工儀眞鎮開是官兵又敗之于宜陽。連庄雍家庄林
家庄等處、左良玉又大敗之于高城。堤十萬荷蕩。
妻子囚執入省、混十萬本名侯世範。亦旋降。九月、内
臣盧九德扼之于襄。撫臣常道立擊之于鄧。監軍張
大經總兵劉澤清左良玉張任學擊之于襄承隨棗
汝許、十月、張任學又敗之于高庄。賊南北無路轉戰
敗、逃凡曹操革裡眼托夾主過天星等賊。在豫在楚
者、無不分頭鼠竄。

王嘉隨州自經

王燾南直崑山人萬歷戊午舉人崇禎時爲湖廣德安府隨州知州戊寅二月賊首張獻忠合衆數十萬圍城燾親冒矢石斬獲千級城守益堅賊有隨州紙城燾作鐵城之號移營遁去撫按交上其功爲守禦第一後賊挾恨復以數十萬至關廟守將王必用先挾家丁遁城遂陷燾身被數創猶率家人巷戰勢不可支始向北再拜自經死時朝廷咎燾以一死塞責故無卹典宏光時始諡忠愍又與蔡忠襄懋德立祠其鄉賜名雙忠祠蔡亦崑山人

張獻忠請降

戊寅正月。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于鄖西。張獻忠尋請降。初獻忠自良家嘍而爲陳洪範捕獲。異其貌而釋之。至是復舊恩乞降于洪範。請率所部殺賊自効。總理熊文燦承制撫之。獻忠狡而多計。羣賊每以爲的。文燦議餉二萬人。獻忠乞餉十萬人。文燦遲延不能決。獻忠寄家口于穀城。入據守之。分屯羣賊于四郊。

羅汝才乞撫

東閣大學士。時二月十二日也。先是經略王在晉代
熊廷弼經略遼東。請築重關于山海關之八里鋪。謂
外關卽破。內關尚可守。而外關之兵無可逃。爲工二
萬餘人。爲費百萬。而城樓諸費不與焉。承宗曰。守甯
遠者。所以守關門。退處于關。則永平動搖。京師震動。
勢必大亂。入里鋪去關門未及一舍地。是山海爲孤
注也。役遂罷。自請行邊。上御門臨送。賜劍坐蟒。旣蒞
任。開屯築堡。招徠流移百萬。又練軍得精兵五萬。凡
經營四年。闢地四百里。魏忠賢與羣小畏忌之。誣左

祖東林五年勒致仕歸崇禎二年　大清兵入侍起原官辛未十七疏乞休賜金幣馳驛歸以力謝款議與樞臣熊明遇首輔周延儒之議左也戊寅十一月十二日　大清兵薄高陽城承宗率邑紳誓死登陴顧士城低脆外援不至　大清兵晝夜環攻石盡矢竭力不能支承宗守北門謂家人曰我死此矣汝輩各自逃生家人環位不忍去城既破　大清兵掖之去入城南老營中用葦席藉地望闕叩頭以持繯者趣縊我乃絕年八十子孫凡十九人皆力戰從死事

聞先帝震悼薛國觀術其邸與弟肯與久之南都追
贈太傅謚文忠承宗鐵面劍眉鬚髯戟張聲如鼓鐘
殷動牆壁年二十餘爲舉子游塞下知要害凡史官
在禁近者皆俯躬低聲涵養相體謂之女兒官承宗
獨不然講筵獻替務爲激切剴直所著文集一百卷
及弔二十五忠詩行世

盧象昇戰死

戊寅象昇丁外艱會北兵入麻衣草履畢詔督師壓
見上叩方畧奏曰臣意主戰上變色久乃憚曰朝廷

原未言撫所謂撫乃外廷之議象昇曰敵之所恩首
者宜防逼陵寢以震人心一可慮趨神京以撼根本
二可慮分出畿南剽掠芻糧道三可慮厚集
我兵備之則寡發而多失分兵以四應則散出而無
功兵少則不備食少則生亂此禦之難也士壯之命
出與楊嗣昌議象昇一手戰嗣昌洎沮斷乾不能語
徒飛勿浪戰象昇起別還嗣昌平令謂大帥各選勁銳
子十月十五日夜分四路十面襲劫敵營刀必見血
人必帶傷馬必喘汗逆者斬觀軍使遣書泥之謂間

雪夜下蔡州。未聞以月夜。且苛師尤宜用寡[illegible]極陋
。撓象昇疏請分兵。嗣昌擬宣雲晉三鎮屬之。號稱二
萬。以短兵氣象昇。刻期戰。誓師鞏華淋漓慷慨涕泣
如雨。嗣昌不能平。思阻之。擬票令赴通就總監高起
潛。象昇不赴。嗣昌遂疏云。敵南下。督應趨通就監。敵
未下。監應趨京就督。象昇歎曰。樞部不過欲總監撓
我師期耳。志甚。會嗣昌赴軍中。厲聲責數。沮師養患
罪。謂公等堅意言撫。獨不聞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乎。
且某叨劍印。長安口舌如風。倘唯唯從議。袁崇煥之

禍並至縱不畏禍甯不念衰衣引紼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奮身報國將忠孝胥失盡喪本來何顏面立人世乎嗣昌色戰奮言曰公直以尚方劍加吾頸耶象昇曰尚方劍須從巳頸下過如不殲敵未易加人若舍戰言撫養禍辱身非某所能知也嗣昌遁言從來無撫議象昇曰周元忠赴北講撫經數日往來始事于薊門督監受戒于樞部京營遍國共聞將復誰諱周元忠者賣卜雙瞽人也與邊人熟識故遣之大兵云此事重大何無專官遣麼疾來直玩侮耳欲

靳元忠乞哀乃止當是時象昇加尚書級兵氣盛甸
日聞京復州邑甚衆嗣昌忌功輒從中止編修楊廷
麟奏曰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隕恨國
有若臣非封疆福疏上謫軍前贊畫象昇謂廷麟曰
敵勢甚廣兵趨之不走陵即走京我京兵寡食乏不
戰敵益輕我戰即生他端公爲我往眞定與撫按乞
糧我且悉兵乘死以報國矣遂統騎五千上下千里
三軍乏食空腹而馳象昇哀懇疾呼莫之救晨出帳
四面拜曰吾與爾將士共受朝廷恩患不得死勿患

不得生衆皆泣不忍仰視于是拔塞起兼程至賈庄屯營率五千人出擊射一騎　大兵合圍進呼軍兵馳奔衝入　大兵退象昇諭將士曰今雖勝彼必憤集諸騎乘吾倦毋怠越明日　大兵率衆衝營象昇顧左右曰誰爲我取彼者總兵虎大威馳卒擁之不勝且卻象昇大呼曰虎將軍今吾輩效命秋無自愛乃招後騎皆往象昇奮力入擊殺十餘人身中二矢三刃呼不已曰關羽斷頭馬援裹革在此時矣馬蹶陣亡時戊寅十二月十二日從死爲僕顧顯掌牧楊

隆慶四年詔贈戶部尚書諡忠烈予祭葬賜廕風

禮有加云一云象昇與嗣昌不合援斷糧絕軍士飲水七日而無叛志困甚象昇服小軍衣尚書印綁肘後被流矢死與洪承疇立廟北京四時致祭

象昇所以死有六一與嗣昌相左二與起潛不協三以弱當强四以寡擊衆五無餉六無援然後五者皆嗣昌奸謀所致雖然殺象昇之身于一時者嗣昌也成象昇之名于千載者亦嗣昌也君子正不必爲小人咎矣

宜興陳生語予曰。象昇父雅與一地師友。爲擇地于山。四圍皆石。惟中獨土。名曰石山土穴。乃營土。下有一石筍。其鋒如劍。堅不可去。地師命置於子上。且曰。後世當出顯官而忠者。盧父曰。予爲忠臣。亦何不可。遂葬之。出象昇象觀等兄弟。然則地師亦非常人也哉 六月二十一日筆

劉廷訓吳橋死難

劉廷訓。字式佰。順天通州人。以歲貢生選河間之吳橋訓導。戊寅十月。大兵入。與令堅守。三月。初以偏

師來輒引去既盡銳力攻令蹈城遁去廷訓入學舍壁其妻趨去我將止死屬其稚孫名增者于所善僧隆貴介而趨南城誓守者曰守死逃亦死曷若守死爲滿城忠義鬼乎守者哭曰願爲公死守三日夜城三隅潰亂獨城南晏然　大兵內薄而登如牆引射矢汙衣用血朱殷穴胸而出帶積屬于屍猶束胸拒戰遂中十六矢乃仆踰月其子蹤推更殮而如生鬚髯奕奕舊舉喪之歸也諸生數百道哭小民皆剪紙錢買祭以奠時年六十有五

鄧藩錫不屈

鄧藩錫字晉伯。號雲中。南直金壇人。初生時父和臺夢取鵠人畀一孩。曰是子超超藩輔之苗。西山其頭東山其高。因名藩錫。年十七讀巡遠傳。流涕終日。天啓辛酉登賢書。崇禎甲戌進士。當知兖州時。但攜一稚子一妾以行。抵郡幾四十餘日。大兵數萬已集于城下。乃請魯王曰。臣聞城之不守皆山城內貴家自惜金錢自愛安樂。而令寡人傭子登陴擊柝。遂多敗事。王能出金以犒死士。城猶可存。命猶可保。不然。

大事一去玉石皆燼矣王不聽鐈錫自出金勞介士夜縋城下發一大砲擊殺數千人　大兵力攻南門總兵某內應城遂破被縛大帥加刃其頸曰不降臨矣鐈錫大罵不屈大帥怒脇令拜鐈錫故翹其足乃先斷其一足而支解而灼之其妾携一子自投于井事聞贈太僕寺卿

孫士美深州自刎

孫士美號澹如南直淸浦人幼奇穎絕倫讀書目十行下每屈指古人至唐張中丞宋李侍郎等歎羡不

賢父訓亦勗之曰凡爲烈士當如是矣天啟辛酉鄉薦累上公車擻報罷士美憤然曰烈丈夫豈以一第榮哉若或膺半秩報君親差不負平日自命古人意足矣當世士大夫豈乏取高第登要津而碌碌以終不自表見等于尋常無聞之人者哉卒以孝廉謁選乘鐸舒城自論文課士外絕無干牘私舒固彈九邑然江淮孔道亦南北一要衝也甲戌正月賊渡河而南江北大震久之賊焚正陽去舒二百餘里未幾困六安去舒僅百餘里又未幾賊且薄城下時邑令謁

淮在道士民汹汹城無固志士美親冒矢石督戰守自閏望以至賊退凡七十餘日大廬屬八邑肥六俱有高城深溝屯糧衛卒獨舒斗大孤城懸處四衝之地兵餉兩絕然卒以獲全不至為鷹巢續者士美之力也丙子以前續攝知深州戊寅十一月滹沱水合

大兵三萬薄城而營十三日夜率死士殷啓嗣等襲之斬其帥十四日來攻益急十五日卯刻昇雲車數十繞城東南堞直上又督將士格殺無算勢稍卻忽用矢以火射城樓烈焰烟騰守者迷眩不知所

爲因乘勢力攻城遂陷上美向北再拜自刎子撫孝鞠蕤亭時父訓在署年七十餘聞之歎曰吾屬皆以忠孝勉吾子忠孝本無二致死忠即是死孝[illegible]拜官然以予爵封亦臣也不死何以謝君非以謝吾子頃之亦遇害一家死者十有五人事聞贈大僕寺卿

梁學朱濟南被圍

梁學朱字川屏號旭初南直長洲人崇禎庚午舉鄉薦辛未成進士初授南工部主事曾有鑄錢差之事

吏爲政弊若摶沙一洗滌之每日扎糾參務處賬易
賊也戊寅巡按山東疏彈楊嗣昌唐世濟等八月出
都十一月巡歷章邱會報　大兵入省遂星夜冒圍
馳入濟南未至　大兵已過德州而省城標兵三千
先隨巡撫遶歷北直城中止留老弱鄉兵五百及萊
兵七百而已學宋至親率司道登城捍禦時以奇兵
出擊重圍稍解相守六旬不解帶不交睫頭髮盡白
上求援七疏時楊嗣昌爲樞輔留中不報高起潛擁
精騎翱翔鄰境不發一援　大兵數十萬游城城外

西北門憑水爲[illegible]固易守獨東南一望平衍與賊
使周之訓親守南門身犯矢石　大兵不得上氣愈
酒城頭夜分握手話欷歔達旦己卯正月初二日
大兵攻西北城甚急雲梯排上學朱卒卒避焉循城
而西衝鋒救援刃中于而被執不屈乃懸城樓之牮
殺之須臾縱火焚樓尸遂燼之訓亦死之撫按請卹
祠昌冊恕不許宏光初贈大理寺卿子三長德宸次
德宜又次德宏德宜順治乙未進士編修德宏孝外
縣人

或云已從嚴州來。留歸族人往見之夜即　挑逃去爲僧。實未死也。六月廿二筆

鄧謙殉死

鄧謙字少于湖廣德安府孝感縣人。幼慕于忠肅公爲人。每讀其集至一腔熱血不知竟灑何地等語。輒斫几狂叫。因自號以見志。崇禎戊辰成進士。戊寅爲山東參政。是冬濟南再困。援枹登陴。凉立十晝夜。矢盡石窮。俄而登城千餘人。援者爲內應。忽大風霾晦。城陷。謙手架大砲。執勁弓斷射多人。既力不支被執

磔死母黃氏匿民間亦不食死兩子俱拼為擒去殺年仲子自北逃歸甫十歲與襯旋里事聞贈中憲大夫諡忠毅督學高世泰檄入鄉賢祠時有劉化光濟南歷城縣人與子濵儀俱孝廉破家守城率鄉兵巷戰格殺無數寇以大隊環攻箭如飛蝗化光那卻及城破化光頭砍三刀腰中二鎗背中數箭濵儀亦頭砍三刀身中七箭死之同時又有李應薦東昌府恩縣人進士授御史以欽案削職歸捐貲募勇登陴守禦比城陷應薦身中一鎗猶率家丁格鬬及被執厲

琛大呼斫二刀斷一指而死

蘇州井中鐵匣

崇禎十一年戊寅蘇州承天寺井中屢有白氣冲上使人入井淘之得一鐵匣封緘甚固發視內藏心史一部自宋端宗起迄元成宗止皆言宋政寬厚及元人殺戮等事乃宋末鄭思肖所作思肖字所南是時端宗景炎止三年帝昺祥興僅二年餘即元世祖至元三十五年成宗元貞十三年耳所南史內所載數十年事俱書景炎幾年不用至元元貞年號所南者

思肖者思趙也自矢今生不能復趙願來世與趙云

云。時蘇州巡撫張國維見而異之梓行于世然則心史作于三百年前而出于三百年後天蓋欲示以明之將復為朱也歟

元世祖在位三十五年實季正統十六年則心史約三十餘年事此書一時盛行須再覈其起止

錢肅樂和心史詩紀明都故淪

錢肅樂字希聲浙之鄞縣人崇禎丁丑進士詩有西山採蕨歌酒壯東胥淚筆幾枯之句

士君子不可一日遺心史之事不可一日不存心史之心此心之失則人而禽矣白日而昏夜矣文字召妖口舌戰血矣金鉄而石穿矣此心之存則人而天矣一日而千古矣詩文而史矣亦經矣亦剛錄矣習井爲名山之藏石匣有甲子之護矣心之重于人也如是今聖天子在上政教翔洽士大夫皆崇尚節義歲以戊寅而鄭所南心史見于承天寺井中撫公張大人梓以行世海內見先生之史者無不知先生之心矣然此心非獨先生有也

余以暇日偶覽斯編。成詩一律。豈敢附噞喁之末。亦以性情所鍾。不能自絕。世有觀者。得位置於詩于行道乞人之列足矣

蝗

八月十六日。吾錫飛蝗蔽天。自西北來。往東南去。凡六日至二十一日止　十月廿六日。打搶王中翰家中器盤

明季北畧卷之十五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十一年巳卯

內臣

正月叙緝奸功東厰太監王之心曹化淳○廕錦衣衛百戶○七月以司禮監太監張榮提督九門○戒午門端門諸內臣延接朝士○屢蔭子弟頻用提督內臣○聲勢亦赫奕矣○雖戒勿接朝士○其能禁乎○

王承恩哭夢

上嘗夢神人書一有字于其掌中覺而異之宣問朝臣衆皆稱賀謂賊平之兆獨內臣王承恩大哭羣臣愕然上亦驚問承恩曰皇上赦奴婢不死始敢言上曰汝無罪直言無隱承恩奏曰以奴婢推之神人顯告我皇大明江山將失過半上詰之承恩叩首曰盍有字上半截是大字少一捺下半截是明字少一日合而觀之大不成大明不成明殆大明缺陷之意神人示以賊寇可虞之幾矣願皇上熟思之上不懌或

云削臣徐某推夢吉因亦與承恩之說同

鄭二陽兵餉之對

三月召叅議鄭二陽于平臺問練兵措餉之計對曰大抵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兵不虛冒餉自足用是覈兵即足餉也若兵不實練雖措餉何益上問措餉對曰諸臣條例盡之矣在得人得人則利歸公家否則在私室又曰臣見州縣多破殘宜下寬大之詔收拾人心上稱善擢僉都御史

五月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命後償之又山西按

祭副使魏士章請遣京官搜括天下錢糧充餉從之○六月禮部尚書林欲楫請嚴僧道贍地毁婬祠括絕田充餉○初戊寅十一月括廢銅鑄錢○至是己卯十一月前庶吉士張居請行銅鈔從之○

建設齋醮

己卯四月諭釋輕繫時上頗于內庭建設齋醮給事中張𡊮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正德初年遣太監驅馳西域可為鑒戒不聽○

京城浚濠

四月京城濠深廣五丈深三丈給事中夏侶絅上言連年塞垣失守門庭無恙若使塹水足拒則去年通德渝濟其爲廣川巨浸何限而揚鞭飛渡如入無人則控扼險要在人不在險明矣今擲此百萬于水濱孰若用之于嚴疆使敵騎不得闌入哉不聽

吳昌時恨薛國觀

六月考選科道左懋第等給事中詹時雨等試御史吳昌時等并各部主事昌時首擬吏部疏上上自手定先後示以不測昌時得禮部主事謂薛國觀所爲

恨之

磔鄭鄤

鄭鄤常州橫林人鄤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也鄤薄于宗達宗達因揭其杖母燕妾溫體仁入告遂逮鄤下獄崇禎八年十一月事至是巳卯八月磔鄭鄤于市先是宗達揭後中書舍人許曦奏鄤不孝黷倫又與體仁疏合因詔獄刑部尚書馮英會問奏稱據原參謂鄭鄤假箕仙幻術蠱惑伊父鄭振先無端披剃又假箕仙批詞迫其父以杖母亦未嘗直指鄤

杖母也又稱鄖有才名語近回護上怒責其狥私者
吏部議處法司再定鄖罪擬辟上命加等故磔于市
鄖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遊
體仁欲借鄖以傾震孟道周讞駁逾重而鄖居鄉多
不法遂罹此禍

聞鄖家居時來往者莫不重其名一日宗達子說
入泮事爲鄖奪去宗達謂輕已憾之或云黃道周
雅重鄖攜夫人過嘗宿其家見鄖妻惟布衣內室
惟列紡織具佯作道學狀又事母極恭夫人告道

周道周益賢之而竟不悟其偽也

鄭鄤本末

天下爭起于微渺而情涉婦人者其禍發也最大而烈如鄭峚陽之敗名辱身是也峚陽爲進士鄭振先之子進士鄭某之侄大宗伯孫某與之壻大學士吳區闇之甥年十八而舉于鄉二十八而成進士選庶常揭大璫一時聲譽峻峭而鴻遠乃峚陽幼時心非母氏之妬及其長也見母氏之虐于婢尤虐于孕婢之婢益甚非之甚至不欲見且聞棄家離母躡足深

山者三年時有巫嫗者能降神爲來生禍福挽休咎婦女翕然信之不啻大士之敬閻羅之畏也崟陽欲挽母氏之殘虐而卽于寬慈謂非可口舌諍利害陳也惟借神道設教因果報應之說庶可以改革之遂敬延其嫗以與母相見嫗則設壇升座兩炬熒煌初憑而俯繼呻而噫忽張眉突眼雙掌震几作漢語而呼曰鄭門吳氏還不速跪崟陽欲尊其說而聳母氏之聽也急先母而跪母以崟陽讀書明理素倔强于鬼神之說今且懾服致跪而悔禍之心大萌矣亦繼

㘸陽而跪而嫗于是歷數虐婢之含寃冥訴之多詞毋則不欲其繁指也嫗則漢語揚聲以實之又嚴察速報以恐懼之㘸陽急下轉語曰固知罪矣今惟求解罪嫗固不可毋則百其顙至地沾其淚滿衿矣㘸陽則下直語曰陰司現今作何果報嫗曰罰他十幾世爲苦婢大限只在百日內其死婢十幾位作夫人以涖之耳由是毋顙之下直如搗蒜聲從淚出惟命求解㘸陽則又下轉語曰果報與現報孰重嫗曰現報十倍之矣㘸陽曰今求現報以消實愆可乎嫗曰

折筭耳母懇求嫗曰嚚疾耳母懇求嫗曰減食失目耳母又懇求嵩陽爲之中解曰現前賜杖受責以後不聽前非可乎嫗曰子係貴人說准允從爾母過世仍爲一品夫人諸婢亦超生去母則喜從天降俯伏請杖雖百奚辭嫗曰應杖八十心服改過折半子貴親榮饒半痛打二十以贖前罪而執杖爲嵩陽又出自巫語于是杖母之說遂成鐵案時在十八歲四月初旬事

查其媳也爲辛未進士韓鍾勳之女鍾勳煕授長沙府

湘陰縣知縣三年中飲氷茹蘗將行取矣忽一日上府考察小轎出于曲巷前導傘夫衝入剌史節隊剌史取而笞之二十韓亦不甚介意復回寓所更其從人再詣巡方之轅門凡州縣之候見者俱蝟集鵠俟共駭何遲對以前故時辛未榜有八人在中而蘇常四府又居其六各忿然震怒曰以老顢知府而欺吾將行取之知推非世局也彼決在此候見亟取其吏書人役各責四十板以懲其冒妄時受責者五人而板則二二百矣知府不能容傳鼓哀禀哭訴辭官後各

陰喙復爲衙湘陰縣還其揭帖不得面陳請府三日
力在調停而知府以氣厥而死子竟出執命狀巡方
不得不自簡從事韓亦歸而杜門悶躁之極夫人忽
發舊疾數日告殂原止一子年已數歲聰慧異常亦
于斯時痘殤韓則困守內衙悲鬱數日亦死或云一
月前斫裁一林極大老樹樹根流血身便不快此又
事之有據者其女向允巻陽之子之聘今自湘陰歸
雖無父母兄弟之可依倚有乃祖之可恃也自應贅
其祖翁鞠育乃巻陽則以湘陰之歸祭爲子舍之費

奩年尚未笄托言童養擇室以居之從來隨嫁之婢女自幼年卑于主然亦必選擇勤慎如嫺于禮訓于口者方得相宜遣侍今則闕門從入根荄無分矣遣歸從嫁奸貞莫辯矣船載捆携多寡咸入矣李下之嫌固當凜如秋肅童養之言亦不宜親形口所使新臺有因然則韓女之自經踵父母兄弟之刼運基陽之被譏緣婢妾奶婦之雜處也君必求其事以實之則繁矣

至姦妹一事基陽不幸有此妹又不幸而此妹復適

于錢氏之子婦人無行何所不有人之好談無辜之婦人何所不加此歐陽永叔因一詞而訾其失行也。若爲峚陽白此議也其惟質之神明而可。

峚陽諱鄤常州横林人壬戌科文震孟榜進士文甫就職上聖學疏會留中鄭又論之謂留中不發必有伏戎援輿之奸時魏孽初萌遂降級調外各閒居就且後先帝登極俱還職文巳大拜鄭猶里居計役登樞在廷在野歲月均也稜角不無太露而兩院之重其關說以千百計者必歸之方面有司點涉憑其一

曾覆命計典時必先爲請正而後送閱其本稿又諸生科歲儒童泮取督學之所嚴重其關節者片紙靈乎勅語矣名高厚實兩賜其巔天且忌之矣又以伊舅孫淇老屢徵不起需之借行七年七月淇老以太宗伯召撥出山由水程進基陽則從阻而赴闕忌孫者因而忌鄭以孤孫之黨竟繫獄時大金吾吳孟明引二子庚臣世臣即于禁獄授教先課一藝擊節讚賞決其登第孟明極其奉之供膳服御精腆逾至尊在基陽一人入口之費日必髻六金奉之者發其杖

母也竟無訊獄之期。淹至三年。京師夏旱。諭各衙門陳弊政。宜宄抑吳孟明奏曰。臣衙門宄抑自有法司平允。非所敢與聞。但有幽禁三年無人爲之雪理。如鄭鄤者。或當釋放。以召天和者也。疏入則崇極嚴之。旨謂杖母逆倫。干憲非輕。如果無辜。何無人爲之申理。着常州府人在京者從公回話。時臺中三人劉光斗劉呈瑞王章。亚在憂虞。而光斗內艱之信至。適有武進落魄生員許曦。與曾紹甯同入泮無聊。至京會際考武英殿中書。曾因取許每月支俸米一石一無

事事猶未題授實職非官而似官之流也王計者代爲草疏實其杖母再指姦媳姦妹以佐之其疏先一日奏進于劉則曰臣本世家于父母課讀寸晷爲惜自六歲從師至二十歲聯捷從未敢一刻擅出書館鄭鄤之事窓外無聞也王則曰臣本農家子離城百里鄭鄤之事係宦室閨門草野耳目實未聞見兩疏後一日封上預屬政府于許疏法司嚴訊劉王則曰已有了旨也初審覆疏以事屬影響言出謗忌革職太輕遣戍太重惟候聖裁旨以刑杖未加不得實情

指駁繼則嚴苛索詳因破情面衡律例逆倫罪款法無輕貰矣。旨意尚以親屬未經面質。議擬猶然疎縱。獄案未定。褫奪降罰。且次第于西曹。至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凡案中之男婦老幼聽勘于公庭。韓媳之祖。以望八之年。備留嚴刑之側。詢其姦媳。但云一憑法堂明斷。餘皆不敢出誣枉二字大辟竟成矣。韓翁甫出殯絕與尸矣。至二十六日。黎明。臠割之旨乃下。外擬原不至是。許曦是早來促同往。西市俗所云甘石橋下四牌樓是也。時尚無一人。止有地方失據地搭

廠與監一有丁之木在東牌坊下曹規殺在西而剮在東也。廠則坐總憲司寇秋卿之類。少停行刑之役。俱提一小筐。筐內俱藏貯鐵鈎與利刃。時出其刀與鈎顯。以砂石磨礪之。辰巳二刻。人集如山。屋皆人覆。聲亦嘈雜殊甚。崇陽停于、南牌樓下坐篷幕中。科頭跣足。對一童子。囑付家事。絮絮不已傍人云。西城察院未到。尚緩片刻。少頃。從人叢中舁之而入。遙望木了。尚聞其這是何說者。連詞于極鼎沸中。忽聞宣讀聖旨。結句聲高。照律應剮三千六百刀。劊子百人。尋

而和之如雷霆然人盡股栗也砲聲響後人皆跂足
引領頓高尺許擁擠之極亦原無所見下刀之始不
知若何但見有了之木指大之繩勒其中一人高踞
其後伸手垂下取肝腑二事置之丫巔衆不勝駴懼
忽又將繩引下而埜陽之頭突然而與時已斬矣則
轉其面而親于木背尚全體聚而割者如蝟須臾小
紅旗向東馳報風飛電走云以刀數報入大內也午
餘事完天亦闇慘之極歸途所見買生肉以爲瘡癤
藥科者遍長安市二十年前之文章氣節功名顯宦

竟與參术甘皮同奏膚功亦大奇矣

鄤在獄以萬金乞周奎通皇后關說一日上入宮后曰聞得常州鄭鄤語未畢上即目視之曰汝在宮中那裏曉得鄭鄤后懼而止鄤聞將磔執筆書一大圈于紙上如乾形已而塗黑無些子白其意謂有天無日益怨上也鄤幼時過一瞽者善揣骨初云翰林也遞及歷訝曰翰林而骨碎何也後必有刑鄤體最肥頗似豕形故喜財色鄤以母故慫父披剃遊居浙之某寺鄤以青年從之飲食起居

無不同也里中少年疑僧之徒爲尼欲執之令開至寺見振先即下拜衆大駭盍令乃振先之門生也

郝敬卒

郝敬字仲輿號楚望湖廣承天府京山縣人父承健以鄉薦爲肅甯令母夢大蛇若龍嚙左脇入腹而娠生敬五歲即工偶句萬歷戊子舉人己丑成進士令永嘉以治行擢禮科給事中疏論輔臣內官遂謫江陰令致仕歸年四十卜菴歲作輓歌至七十四召形

家擇日卜地盛衣冠髮爪于櫝荷鍤兆所告后土請以今年爲死年今辰爲葬辰他時勿更擇日誅茅啟坎子婦逮下徹緣素冠裝葬櫝而封樹石自題明給事中郝敬之墓旁用石匣函著書三百二十四卷以殉刻生葬文告姻黨至己卯年八十二冬日蚤起衣冠晡忽不懌命內外婦沐浴隱几坐草札別友人稱郝敬頓首絕筆親朋錯愕來戶外屣滿危坐木榻拱手爲別語止笑乘鯖車出至西山從容下輿索筆題堂柱日升沈難定但深壑藏舟人世遞誰有力來去

自錄如驚風飄瓦天公于我何心少頃靈飆而絕公謫江陰題聯于庭云坐上有嘉賓談笑風流吳季札江干逢逐客交游意氣楚春申又咏詩十章多感慨不平意勒于君山有酒逢歡笑無天性思至哀吟有鬼工之句邑人誦之寻昔應試澄江嘗攜筆登山摹其六以歸 六月十五筆

陳繼儒卒

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南直華亭人少英異好讀書長于詩歌文辭頃刻萬言弱冠補諸生年二十八裂

其冠投呈郡長有云住世出世喧靜各別祿養色養潛見則同揣摩一世直如對鏡空花收拾半生皆作出山小草一郡驚其言當事勉留卒不聽退而躬墾菽水結茅小崑山之陽修竹白雲焚香宴坐豁如也父歿哀毀欲死負土爲壘弟之子姊之孤賴之得存時顧端文高忠憲招繼儒入講社繼儒曰顧士大夫有此行不必有此名所知交徧天下四方求文者屨日滿戶外然絕妄漁愧干請嘗云王公布衣之交僅存一綫於天壤甯使訝其不來毋使厭其不去又云

躑躅公庭必爲雙鶴所笑郡守李三式其廬謝不見既尋以事去繼儒送之千里勞藉如平生歡而方岳貢尤神交二十年一時撫按交章奏薦請照吳與弼例特行聘徵屢奉俞旨固辭不就惟與山水爲緣每當春秋佳日月夕花朝非操舸龍潭即卜築曠野一時名姝騷客輻湊而至或匿蒹葭蘋藻間長歌短笛鷗鷺驚翔累日經旬興盡方止己卯病卒得年八十有二藏無餅金惟留遺編數卷未歿前召子孫賓朋日汝曹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于是羣

從雁行洗爵次第而獻如俎豆狀繼儒仰天大嘑叱曰何不爲哭泣之哀左右皆大慟或爲薤歌以佐觴歌愈悲酒愈進繼儒起而喜舞簪帽以花婆娑佻達盡醉乃罷將瞑目又暢言無鬼之旨鼓掌大笑而逝所著有秘笈品外文集幾百卷行世

當啟禎間婦人豎子無不知有眉公者至飲食器皿悉以眉公名比于東坡學士矣其與董思白交最厚在前喆中又比沈石田之于王文恪公云先是王徵君穉登文章翰墨妙天下交游在公卿間

差似眉公而潦倒不就爲巖穴光眉公加人一等矣

術士鄭仰田

鄭字仰田惠安人少椎魯不解治生父母賤惡之逃之嶺南爲寺僧種菜面黧黑補衣百結有老僧長眉皓髮日光如水呼仰田而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僧怒逐仰田旬日無所歸號泣于野外老僧迎謂曰吾遲子久矣偕入深山中授以拆字歌訣月餘遂能識字因授以青囊袖中壬遁射覆諸家之術無所

不遇厲天敵初將卜相南樂指全字為占仰田曰全字从人从王王四畫皆相四人問其姓名曰全字省三畫為土當有姓帶土者省四畫為丁當有姓丁者省兩畫縱橫為木當有名屬木者以所省之文全歸之當有名全者已而拜蕭田貫池元城涿州四相一如其言晉江李焻與奄黨吳淳夫有郄指吞字以問仰田曰彼勢能吞汝非小敵也從天从口非其人吳姓乎曰然然則何如仰田曰吳以口為頭彼頭已落地矣汝何憂踰年而吳伏法魏閹召仰田問數仰田

蓬頭突鬢跣踏而往長揖就坐闕指四字以問羣從
侍列皆愕眙失色仰田徐應曰四字國中一人也奄
大喜仰田出謂人曰囚則誠囚也吾詭詞以逃死耳
之白門奄勢益熾俞少卿密捕之仰田方晝臥屋梁
下上有斷梗下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幾闖果自
經丙子冬前郊錢謙益有難自閩來吳復入燕爲刺
探獄情緩急將年八十二矣行及奔馬兩壯士尾之
不能及謂謙益曰七月後當下位公獄解矣然必明
年而後出後一一不爽也己卯春謂家人曰明日有

鄰僧叩門乞食具數人飧以待吾卒隨往矣質明沐浴更衣羣僧至飯畢入坐端坐而逝

左良玉破豫賊

己卯正月廿五日癸未河南巡撫常道立觧籍以縱寇渡河也以李仙風代之二月左良玉大破河南賊飛虎劉國能于許州國能降三月左良玉大破賊于南陽府內鄉縣上聞其兵淫掠責之四月初四日辛卯良玉再破賊于河南之鎮城廿三日庚戌賊李萬四千解甲詣內鄉城下降于良玉

前參載常道立招撫劉國能出遺闕此載良玉二月破戰國能降出史冬年月頗異或去年道立招國能有就撫意至是入爲良玉所破其降始決耳非一書自相矛盾蓋並誌之一以傳疑一以俟攷也餘亦倣此六月廿六筆

張獻忠復叛

已卯三月濟撫中軍劉良佐有光山之捷安廬巡道易開遠有符城三捷賊漸西奔張獻忠曹操因入房竹山中房縣竹山縣俱屬湖廣鄖陽府初獻忠假官

兵所襲南陽屯南關左良玉趨至疑而召之獻賊遁
去良玉追及兩馬相望二箭中其眉心一箭釘其中
指于弓靶獻賊負創走良玉舉刀劈其面血流被甲孫
可望力前格之得免逃至麻城良玉追勦之一晝夜
行七百里至襄陽府之穀城縣戊寅正月初九夜破
之出示民曰本營志在匡亂已遂闖兵掉遊本營釋
甲歸朝乃拘耆老具結遣可望以碧玉長尺餘者二
方圓徑寸珠二枚賄熊文燦請降文燦許焉以僉事
張大經監其軍文燦庸鄙無能駐節襄陽于後圃種

歲已用數十八萬溉時旱郡邑申文祈雨文燦批云
風歲茲茂禾苗何以獨枯不過奸民為逋糧地耳其
殺施如此良玉謀于巡按林銘球巡道王瑜旗欲誘
執獻文燦曰殺降不祥力庇之乃移其營于城內獻
恃文燦益無忌私練士卒造軍器數撫諸生徐以顯
一見如故教以孫吳兵法又乞職銜求月餉且請溫
隨廬靈閿五州縣屯屬步兵六千己卯春獻忠叛形
漸著良玉請討之文燦故匿其事使獻知之銳留
良玉欲剿稽延時日獻從容整兵械入房山文燦

始僅出兵則獻已叛矣是時文燦招撫十三家賊將
屯蘄襄中州一帶旋撫旋叛惟撫徐一范謂可勸之
積會與能勸之物力都從撫裏錯過良不少也將有
獻忠既叛殺數城令阮之鈿之鈿齧破濺血書絶命
○詞羅汝才九營並起應獻忠獻忠殺御史林鳴球坐
營求封于襄陽鳴球不從遂殺之七月張羅二賊合
于房縣良玉聞變曰經略雖虎負嵎使我援之不落
必以逗留殺我分旗至即冒暑進兵過伏大敗軍資
亡其存者良玉列其狀上聞文燦罷官良玉亦降職令

剿賊自贖

錫紳徐調元戊寅令黃岡嘗云獻既就撫文燦疏奏留中不下獻性如猿猴不耐久靜營于城外將几案疊起每月自下而上循環不已如教猱升木無一息停雖天性好動亦借此自練併以練士卒耳時文燦疏久不報獻從將十人馳入城問縣令阮之鈿曰廷議云何阮迎其意曰將軍不日大拜且封侯矣獻乃去如是者數次已越月疏終不下獻偵所請多不遂乃密謀叛復馳入縣詰阮如前

阮驚恐無措獻知其謀大怒曰汝謗我耶顧左右曰拖他頭來卽斬首去遂叛

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來人之言君爲文燦寫照

房景春父子死節

房景春字和滿南直江都人萬歷壬子舉人崇禎辛未就教盱城罷歸還黃州照磨署篆蘄州甫二日而賊掩至誓以身與城存亡戰守八晝夜賊遁去戊寅陞房縣知縣時熊文燦招九營大寇交斥卽屬而羅

汝才白貫黑雲祥三營分馬入房逼據西關景春知事不可為與主簿朱邦闓遊擊楊道選內修守具外定盟書苟安旦夕已卯五月張獻忠突入房盡獻忠已破穀城縣令阮之鈿死遂乘勝鼓行而西而新捕三營群起響應城中兵羸餉缺景春血書寸紙遣人縋城出求救不報獻忠逼讓城景春曰吾頭可斷城不可讓也賊益攻景春發礮殲賊賊以稭覆首四面環圍守門指揮張三錫為內應城陷楊道選巷戰死景春被執勸降不從命拽出斬之子生員鳴鸞抱父

戶哭罵賊復手刃僕陳宣亦被殺朱邦閶與其家人
俱不屈死事聞贈貴春太僕寺卿鳴鸞與陳宣俱附
祀
死忠死孝日月光昭貴春鳴鸞之節烈矣至若
甥邦閶壻與合君同日而死不與叛逆同日而生
豈非皆不二心之臣哉
楊嗣昌倂熊文燦
初熊文燦與大學士楊嗣昌善嗣昌欲文燦
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既敗嗣昌內不自安請督師南

討上甚嘉勞之八月十七日壬戌命嗣昌督師討賊
賜尚方劍并督師輔臣銀印給賞金四萬賞功牌千
五百蟒紵緋絹各五百九月初五日丁卯嗣昌陛辭
上宴于平臺後殿手觴嗣昌賚金爵賜以詩勅予文
廟親賦鐃歌二首贈行命會兵十萬給本折色銀二
萬出師之隆莫盛于此御史張肯堂請著爲令有創
爲撫說者議出編氓行伍以奸細論議出道將紳衿
以通賊論議出督府鎮帥以悞國論疏入嗣昌弗善
也嗣昌首倡衆歛一議加勦餉三百萬兩又加練餉

七百三十餘萬兩合舊派每年加二千三百萬以致民窮盜起。至是方以滅賊自任。冬十月嗣昌至襄陽。入熊文燦軍。詔逮文燦入京論死棄西市。丙子拜左良玉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降將。嗣昌謂可倚以辦賊。爲請于上。故有是命。賊初聞嗣昌出頗心怖。及嗣昌抵任。踵襲文燦招撫故智。謀以鄖事委鄖撫袁繼咸。楚事委楚撫宋一鶴。一鶴貪懦功諂。以嗣昌父名鶴。投揭自署其名曰一鳥。楚人爭傳笑之。嗣昌對守年餘。一籌莫展。自撤白虎之險。縱賊入川。賊勢益張。

不可收拾嗣昌妄聽楊卓然之說謂獻賊難圖革左易撫輒思舍難就易檄左良玉趨皖薦言川中零賊不足復煩大兵軍中咸知失計良玉探識其奸率兵竟去連發十九檄追之不返賊復出無當關者矣且賊由西北陸走襄陽而嗣昌由西南水走夷陵歧路相避猶飾稱鞭長不及甚至地方失事匿不上聞而又虛設提級動云寇不足慮瀘州知州蘇瓊等死于賊嗣昌復砍其頭充級報功群賊愈無所憚當是時楚撫代罷不常戊寅十一年六月逮楚撫余應桂以

方孔昭代之至十三年正月逮孔昭命朱一鶴代之十二年巳卯四月朔戊子。郎陽撫治戴東閔免以王鰲永代之至十三年罷鰲永以袁繼咸代之代易紛紛迄無成功秪爲猾賊笑耳。嗣昌抵任以下兼十三年事在內因上文而併及之耳閱楚撫一行可知。

蝗異

七月二十五日晉邑飛蝗蔽天所集之地禾荳立盡當事設法捕捉斗米易斗蝗小民爭捕之或焚或瘞。

不啻萬萬計餘種未殄民猶苦飢

十二月吾錫南門網船婦一胎生三子。初九日生一。初十日生一。十一日又生亦異事也。